

陌生的故乡和熟悉的异乡
年轻就是年少轻狂的意愿
我那越远越清晰的连队

小说为我开辟的一些路口
无比巨大又让我爱恨交加的北京

指间的巴丹吉林

ZHI JIAN DE BA DAN JI LIN

王凯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指间的巴丹吉林

王凯 著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指间的巴丹吉林 / 王凯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13. 1

(回报者文丛. 第3辑)

ISBN 978 - 7 - 80239 - 027 - 0

I. ①指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王凯 - 自传②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③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K825.6②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306980号

书 名: 指间的巴丹吉林

著 者: 王 凯

责任编辑: 王大亮

封面设计: 龙 & 马

封底绘画: 谷 雨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jch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A5

字 数: 323千字

印 张: 11

插 页: 6

印 数: 1 - 7000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239 - 027 - 0

定 价: 26.00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《指间的巴丹吉林》

王 凯/著

《回忆的深渊》

鲁 敏/著

《1988年的背景音乐》

魏 微/著

《通往乌托邦的旅程》

徐则臣/著

《走过时间》

葛水平/著

《白云青草间的痛》

罗伟章/著

王凯

1975年生于陕北黄土高原，长于河西走廊军营，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，历任学员、技术员、排长、指导员、干事等职，现为空政文艺创作室创作员，中国作协会员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金属青春》，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，部分作品获奖或被转载。



昆仑出版社

作品目录:

长篇小说《全金属青春》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，获第六届空军蓝天文艺创作“银翼奖”

中篇小说《你的样子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1年第6期

短篇小说《沙之舞》，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2004年第7期

中篇小说《沉默的中士》，发表于《当代》2005年第6期

中篇小说《时间的河流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7年第3期，《新华文摘》2007年第15期转载，获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二等奖

短篇小说《一日生活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8年第1期

中篇小说《塞上曲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8年第4期

中篇小说《蓝色沙漠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9年第3期，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

短篇小说《正午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09年第4期，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

中篇小说《终将远去》，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2010年第8期，《新华文摘》2010年第21期、《小说选刊》2010年第9期、《小说月报》2010年第10期转载，入选人民文学、长江文艺、漓江出版社中篇年选，获2010年度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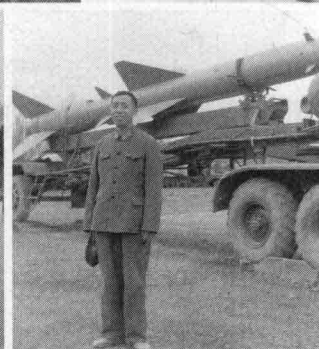
中篇小说《换防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10年第4期，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2010年第9期转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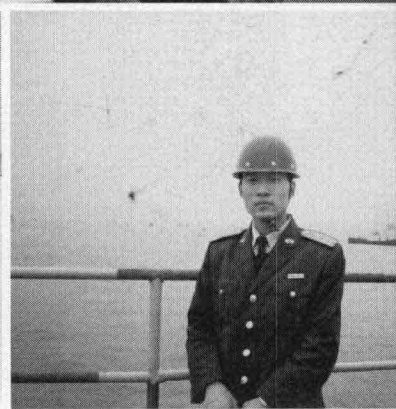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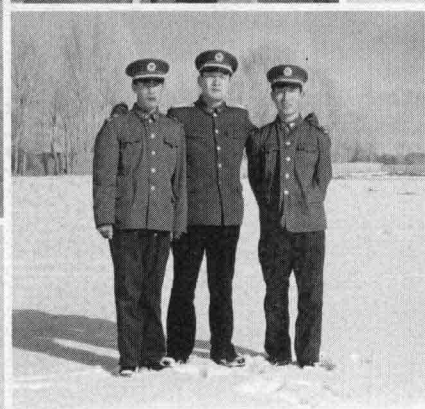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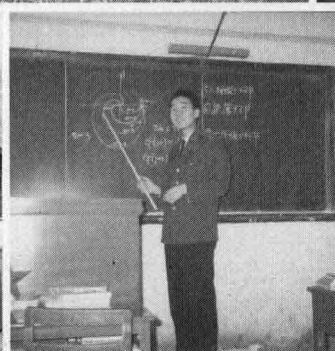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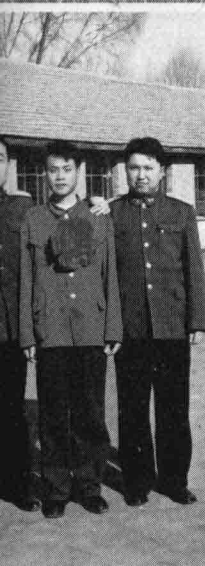
短篇小说《任务》，发表于《解放军文艺》2011年第6期，《小说月报》2011年第8期转载，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短篇年选

短篇小说《魏登科同志先进事迹》，发表于《西南军事文学》2011年第5期，《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11期转载，入选贵州人民出版社短篇年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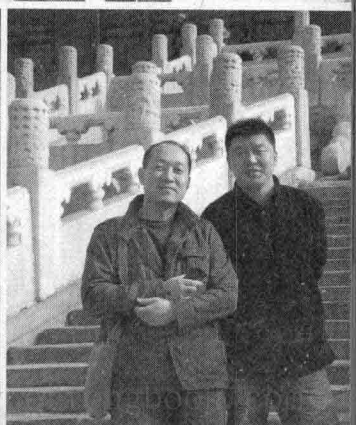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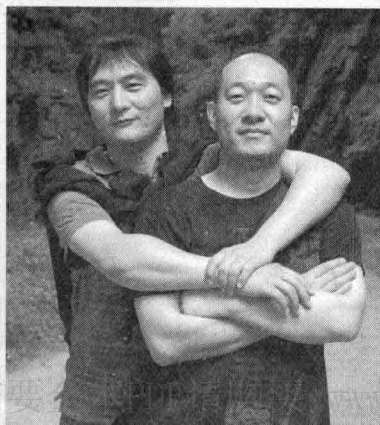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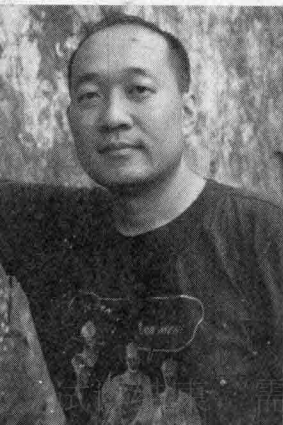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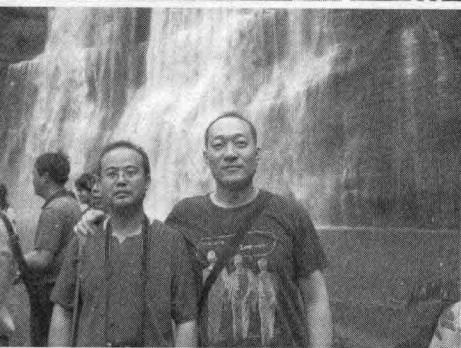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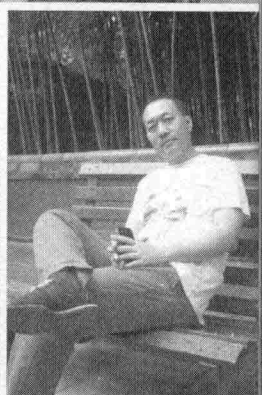
中篇小说《迷彩》，发表于《文学界》2011年第10期，《中篇小说选刊》2011年第6期转载

短篇小说《北六千》，发表于《文学界》2012年第8期









献给我的父亲母亲



序

李敬泽

这是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三辑。第一辑的策划、出版是十多年前的的事了。

十年，听着很长，过着很短。

所以，今天晚上，我翻出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一辑、第二辑，看着这些朋友的照片，忽然看到岁月流逝，有点惊心动魄了。

第一辑：毕飞宇、东西、鬼子。

第二辑：徐坤、裘山山、孙惠芬。

第一辑时，2002年，我在序中写道：

那三个人的家乡，都是很小的地方，很远，比伦敦还远，比巴黎或纽约还远。所谓“远”，说的是它们在我们的知觉结构中位置偏远。

他们从那些地方走到了我们面前。

这是“长征”，是冒险，是身体和心灵的壮游。

当然，这也没啥了不起，中国大地上，每天都有亿万人在路上，他们心怀远志，这种日常的“长征”从深处推动着生活。

但我们此时看到的三个行者是小说家。这个时代的小说家远比他们的前辈谦卑，他们缺乏英雄气概。但是，他们中间依然有人怀着信念：通过小说，通过想象、叙述和描写，他们将揭示某些不为人知的景观，将在人们的知觉结构中制造混乱，他们所提供的世界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有迷人的偏差。

他们就是这样的小小说家，他们能够把鲜明的个人

印迹写进他们笔下的世界。——这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低要求，但足以把绝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排除在外。在此时，键盘上飞舞的双手大多是“无名”的，你完全可以想象那样的小说是另外的某个人所写，它无气味，无“来处”，没有从个人经验分泌出的不可混淆的音色和光芒。

但这三个人的小说是有“来处”的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意识到有一种秘密的本质在暗自支配小说的世界，也知道它来自那个人，我们只是不知这秘密如何萌动、生长。

所以，我们，至少是我，有兴趣注视他们走过的路。毕竟，他们的“长征”不仅抵达了某个地理和社会位置，更抵达了小说和艺术，抵达了观察世界的某个独特角度。

这是“艰难的行走”，这也是“沿途的秘密”。也许从一开始，秘密就已经存在，那些偏远之地如同磁极，指引着从这里起飞的鸟，他们领悟和服从这种指引，一直携带着这枚磁极，最终围绕着它改写世界。

好的小说家都会偷偷挪动这个世界磁极的位置，把它放到某个偏远的、意想不到的地方。

以上是十年前的话，看来这十年对我来说是跟没过一样，重看一遍，觉得当初的话说得不错，现在似乎也没什么新话可说。这些话完全可以原样送给眼前这六个人：徐则臣、鲁敏、罗伟章、葛水平、王凯、魏微。

在2002年，我接着谈到了这套书的体例，同样可以放在这里：

这三本书均由三部分构成：

自述、照片、小说。

或者用另一种说法，是：

作者、影像、作品。

在我的预想中，这样的一本书将成为形势复杂的场所——

照片在书中是一个飘忽不定的元素，它们有的摄

于过去，记录着早已消逝的某时某地；有的是专为此书拍摄的，记下了现在，以便追溯过去。对于以文字为生的人来说，在书中大量引用影像，这几乎是一种自我嘲讽，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对“读图时代”的让步。

但和自述相比、和小说相比，这些照片有一种奇异的忧伤和脆弱。它们被精心编排，安插在书中，营造一种现场感。但是，我们知道，那呈现于眼前的、被摄入镜头的人与物其实已经走了，影像那么确凿，又那么空虚，它悬置在这儿，既是旁证，本身也有待证明。

于是，那个人出场了。三个人各自提供了自述。

作为作者，小说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总是暧昧、尴尬的。有的小说家，比如像钱钟书那样，断然划界，宣布人们没有必要吃了鸡蛋还要了解下蛋的鸡；这同时也是一种批评立场，认为作品的世界是自足的，将作者封闭在外。但也有的小说家会在鸡蛋上留下种种标记，设法把人引向鸡舍，他们会暗示以至强调作品的自传性，似乎作品是一扇门，我们推开那扇门是为了接近那富于魅力的作者形象。

前者贬抑作者以肯定作品，后者则贬抑作品以抬高作者，两者都不自然。作品不是供人食用的蛋，而是作者的一个孩子，你不能拒绝对他（它）负责，由作品到作者或者由作者到作品都是正当的解读方向。但是，小说家不应把自己想象成“明星”，他是技艺精湛的演员，他会在角色中、在作品中改变、隐匿乃至消除他自己。

——事情的有趣之处就在这里，作品和作者之间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地带。当作家分析自身的经验和个性时，至少我所注意到的是他们与他们的小说之间的重重差异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三位在撰写自述时都有一种寻求自洽性的意图，使自我与世界、自我与作品合理地相互说明。但是，他们在小说中写出的远远大于他们在自述中说出的，这在作品和作者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显得尤为明显，也许，真正的“秘密”包含在这个难以测度的余数之中。

所以，这三本书的编排方式是否有趣取决于你怎

么读它，如果你把它视为影像——作者——作品的统一体，这没有太大意思；如果你把它看做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印证又相互反驳，既相互烘托又相互嘲讽的场所，那么我觉得这是有趣的。

《回报者文丛》的第二辑出版于2004年，我又写了一篇序，其中重点谈到了“照片”：

我把它视为梦境或梦境的碎片。

那些照片镶嵌在文字中，像一扇扇窗口，一个人在窗口中望着外面，她的脸是儿童的脸、少年的脸、成人的脸，她的身后和身边是房屋、树、天空、草垛和别的人，岁月的风在所有这些事物上吹过，好像它们在一瞬间被消去了颜色变得陈旧，而她却固执地长大，好像只有她是不打算停留的，好像她是由于不断的逃离才得以长大；但又好像她把自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，无助地看着另一个自己渐渐远去……

照片本来是实在的证物，但是仔细想想吧，在没有照片的时代，人也许能够更为自然地感受实在：人是一棵树，树的此时就是在的证物。但现在有了照片，照片常常让我们感到惶惑：那是我吗？生命的那一刻如果存在过，那么它已经消失了吗？如果它不曾消失，那么它存留在什么地方？一个人五人六、脑满肠肥的家伙和一个光屁股的小男孩共有个名字，但他们是否共享一种实在？他们不是分处完全不同的世界吗？

—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，一本相册与其说证明了我们合乎逻辑的“成长”，倒不如说证明了生命的破碎、悲凉和滑稽。

所以，一本相册无意义，但是有趣，特别是当这相册属于一个小说家、一个以虚构为生的人。当照片镶嵌在小说中时，我们会说小说是“假”的，照片是“真”的，但照片真的是“真”吗？这些飘浮在小说世界中的影像，它们不是更像梦境吗？梦境把它变幻的阴影投在小说上。



在2004年的那篇序中，我的话接着转向“小说”和“自传”：

这三本书富于戏剧性地展现了小说与作者间缭绕复杂的关系。理论家宣布：“作者死了”，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作者活着，看到作者的经验、作者在世界上的漂泊、作者的记忆和梦想、作者的书写活动；作者是一个层层叠叠的存在物，她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完整的“个人”，而是一个“场”，一种活生生的运动：在镜子和镜子之间，在虚构和虚构之间，在自我和自我之间闪避、寻觅、游荡。

也就是说，作者和作品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有机的、统一的关系，恰恰相反，作者是由于分裂、矛盾、含混和扭曲才得以成立。

我们已经有了相册，有了小说，那如同两重镜子，现在镜子有了第三重：这三本书分别收入了他们的自传。

我无从知道作家撰写自传时的隐秘考量，或许你在他们的照片中，在她们的眼神、表情，以及照片中的背景转换中可以寻得蛛丝马迹；当然，你还得看小说。但是，这并不是说三重镜子是统一的，恰恰相反，统一本身就是可疑，事情的有趣之处倒在追问为什么会统一，在什么地方做了矫正，而在被矫正的偏差中也许隐藏着关于自我和写作的真正秘密。

——重读这两篇序，我忽然感到，岁月并未流逝，或者流逝只是人类的幻觉。岁月和时间或许只是一个循环不息的轮子，一切都会重来、重现。比如，我站在这里说话，说这六本书、六个人，我的话像鸟群飞向树林，它们总是精确地栖停在那六棵树上，但它们不知道，树已不是前度的树了。

就这样吧。你们看着他们：徐则臣、鲁敏、罗伟章、葛水平、王凯、魏微，你们会记住他们。

谨序。

2012年12月11日晚